

# 粤剧传奇:永不止步的红线女(2)

◆ 邱杨 王玄

## 戏大于天

抗战胜利后,红线女定居香港,成为首屈一指的“花旦王”。她组建真善美剧团,与马师曾、薛觉先合演《蝴蝶夫人》《清宫恨史》等剧。在粤剧传统旦角的基础上,红线女融入京剧、昆腔等延长艺术和西洋美声技法,创造出独特的红腔——“音质优美,基础深厚稳定,音色清脆秀丽,富有变化,高、中、低音区的声音统一、匀称。”她与马师曾也并称为“马调红腔”。在此期间,商业触觉敏锐的香港电影公司开始把舞台上的红线女搬到银幕,几年时间里红线女先后演出近百部电影,成为香港名噪一时的粤剧明星。

红线女在香港工作生活了10年。“长城电影公司里有很多演员都是从内地来的,以前有人说内地那边的生活很差,但她在长城公司却看到那些人经常回去,他们说全家生活都很好,她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,就想回去看看。”红线女曾经这样对黄芳说起过自己回内地看看的初衷。当时每年香港都会有一个团,组织国庆节回大陆观光,1955年10月红线女回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。“她当时很兴奋,看见游行的队伍里面既有尼姑又有和尚,她说,连尼姑、和尚都可以游行了,那就说明尼姑、和尚也能存在于这个社会吧。”

在国庆观礼台上红线女见到了很多剧种的代表人物。“红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是梅兰芳先生,他走过来跟红老师握手,连着跟她说了两句,‘你还是回来工作好’。”晚上国宴时,周总理也特地给红线女敬酒,希望她跟大家到处看一看。“红老师说原本并没有这个打算,因为香港的工作很忙。但后来还是听了总理的话,去看了三四个地方。她觉得解放后真是不一样的,搞文艺工作的人在这个社会有位置,人家当你是一个人,不像父亲说的‘不成人’,所以她就决定回来了。”黄芳告诉本刊记者,“1955年为了回国,红老师其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她当时手头上还有很多没做完的



红线女在研读剧本

电影、演出,但她却选择了马上中止合同,赔付大笔违约金,为的是尽早回国。”

戏行中有句老话,不疯魔不成活。红线女的小儿子、军事评论员马鼎盛曾这样评价母亲对艺术的严谨:“我想凡是接触过她的人都会有四个共同的文字——紧张大师!在她登台之前的5小时,她就要进化化妆间,一丝不苟将妆化好,整理好戏服,然后打她的腹稿,这也让她才20多岁就要吃安眠药睡觉。她是个完美主义者。”而在红线女身边的工作人员眼中,“小到戏服上一粒扣子的颜色和款式,红老师也讲求精益求精,她就是这样注重细节,爱惜羽毛”。

红线女对艺术的要求很严谨,但她不呆板,而是懂得变化、探索和改革。“在《昭君公主》里有一段昭君唱的主题曲,她拿着琵琶骑在马上,有马童带马,此时她用了南音的板面,是一段很抒情的音乐,而不是传统规定中凡是马童带马就要打锣鼓。”在郭凤女记忆

中,“她在一些道具的运用上也很费心思。以前她一直都是做漂亮花旦,雍容华贵,仪态万千。但在《祥林嫂》中她去演一个穷途末路的老太婆,出来时拄着一根竹竿,一听到儿子被狼给叼走了,她就将竹竿一扔,象征着唯一的支柱都没有了……她利用了竹竿这个道具来表现剧中人物当时的情绪。”

梅兰芳先生曾经评价过红线女的《搜书院》,好像就是她一个人,没有任何身段在那里唱,但是她处处有身段,处处有“脆头”。所谓“脆头”,行话里指有亮点。戏剧家郭汉城先生曾这样评价过红线女,她一直在变,60年代和80、90年代,都不一样,红线女的艺术是把时代的审美融进去。

在红线女心目中,观众和戏是最重要的。“最著名的便是‘拒饭事件’。”黄芳说,“有一次毛主席畅游珠江,在一艘游船见到了红老师,和她聊得高兴。主席说要请她吃饭,她却告诉主席说,她今晚有演出,不能吃饭了。”

## 爱:外婆和我

殷健灵



### 12.她从来没有命令我做过什么

早晨刚刚睁开眼,就听见外公在楼下唤:“起来啦,下来吃小馄饨!”刚从点心店里买来的小馄饨用钢精锅装着,一个个,好像晶莹剔透的小船,清汤上面漂了葱花和猪油星子,清香扑鼻。我顾不得刷牙洗脸,拿起勺子就吃。

外婆从来不会斥责我,顶多在我顶嘴时,用丹阳话嗔怪我一句:“小猢猻!”她甚至允许我含着满口的巧克力入睡。我的好几张童年照,便是咧着黑乎乎的蛀牙傻笑。对牙齿的忧虑,伴随着我的童年,经常夜里梦见自己的牙齿掉了,然后在早晨带着隐隐的忧惧醒来。

有外婆的童年,是和很多美味联系在一起的。除了一天三餐,外婆每天都要变着花样给我吃点心,红薯汤、赤豆羹、煮玉米、白糖番茄、绿豆百合汤、枣子银耳羹、熬荸荠、盐水毛豆、糖炒栗子……吃够了这些,就给我剥香瓜子,一粒一粒去除了瓜子壳,放在我专用的塑料盖碗里,用勺子喂我吃。难得去豫园的南翔馒头店里吃一回南翔小笼包,外婆买了一笼屉,自己不动,看着我吃。旁边的吃客看不下去了,问外婆:“这么小的人儿能吃一笼?”一笼屉的南翔小笼包有八个。外婆笑答:“能吃得下。”我全然不记得当时的情形,是不是难为情了,是不是主动让给外婆吃了。但这个故事后来时常经由父母的口说出来,成了外婆宠爱我的一个经典段子。

我自己记得的,则是怎样在寒冷的冬天的早晨,一再央求已经起床的外婆,把衣服脱了,重新钻回被窝和我一起睡懒觉。冬天不肯洗澡,我嫌洗完澡棉毛衫裤紧缚在身上,浑身难受。每次洗澡,都要和外婆过不去。小时候的我,曾经娇惯任性,我不敢对父母和外公发脾气,却敢对最宠我的外婆大声哭闹。外婆性格温良、平和,一向没有主见,我从未见她主动对谁发过脾气,即便对我——她的外孙女,在我四十多年的记忆里,她从来没有命令我做过什么,或者主动跟我生过气。她若生气,

一定是旁人先惹了她。

外婆对我的骄纵,带来的自然就是缺乏管教。据说,我一两岁刚刚学会说话时,妈妈回上海探亲,听见我的小嘴巴里居然咕咕出了几句脏话,大惊失色,断定我是跟邻居的哥哥或者叔叔鹦鹉学舌。这才下决心带去南京她自己身边照看。那时,爸爸和妈妈还两地分居,妈妈只能独自照看我。白天送去托儿所,傍晚下班晚,就委托同事顾阿姨一家来接我。我常在顾阿姨家吃了晚饭才被妈妈接回家,顾阿姨的小女儿最近见了我说,就记得你小时候,站在小板凳上喝粉丝汤,一边吃粉丝,一面说:“鲜呀,鲜呀”。看见外面下雨,就跑到阳台上,一边蹦跳,一边口齿不清地喊:“哈雨喽,哈雨喽!”这副模样,说起来,真是让人不好意思。

妈妈下决心要让我改掉在外婆那里养成的坏习惯,什么要大人帮着穿衣服,不肯起床赖被窝,什么不肯洗澡、吃饭挑食……对妈妈的要求,我照章办事,没有回旋余地。大概天性里还晓得什么是好,什么是不好,我骨子里是一个特别向往“好”的小孩儿,那些臭毛病很快一一改掉了。

上一年级时,外公和外婆从上海来南京和我们一起生活了。爸爸也在我十岁时,结束了和妈妈两地分居的生活,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每天放学回家,我又吃上了外婆准备的各色点心,若是被父母责备了,也会有外婆为我挡驾。若说感情的亲疏,我跟外婆一定最亲。做错了事情,从不怕外婆数落我;而在妈妈面前,我一定会发愤。

几十年过去,回想自己的童年,唤起的很多美好而愉快的记忆是和外婆有关的——坐在老房子的木澡盆里,让外婆给我洗澡,洗澡水换了一盆又一盆;等待着外婆从菜场买来我喜欢吃的草莓和香瓜,牵着外婆的手搬一把小板凳去田野里摘野菜:马兰头、草头、荠菜;跟在外婆后面,去鱼塘边看爸爸和外公钓虾;到了初夏,外婆总会带几串清香扑鼻的白兰花、梔子花回家,将它们挂在我衣服的纽扣上,或者套在手腕上;克己的外婆不善言辞,却似乎天生就是给家人带来愉快的,即便年老了,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什么,或者要求过什么。

### 36.投奔太平军去

更让周祥千焦头烂额的,是哪怕只有百十来人聚着,已是粮草不济。开头两天各村都有捐米捐菜,可是这事要待持续,也就难了。本来天早已成,衣人衣食眼见困顿,再加各村的乡民多已散去回家,粮草供给也就捉襟见肘了。

俞能贵提议卖马,倒是救急办法。怎知就是将它们卖作了猪架子钱,周遭的乡邻,却还是应者寥寥。这些战马拉去农地,本无大用,它们却还都带有官军的印记,谁更愿意去招惹这个是非呢?几个盐贩朋友,牵了几匹准备去卖些远的盐场驮盐,只是膘壮的战马,这个时候也只能卖多少算多少,有的只换了些米粮酒肉,也都交易了。

这日俞能贵又与几人连骑带牵着十来匹马,佩带刀枪,一早就驰往东北镇海方向去了。深夜回来,俞能贵在火把灯笼照耀中翻身下马,一边高声说道:“秀才,大哥,这下好了,来银子了!”说着解下系在身上的包袱,在桌上打开,唰唰亮晃晃满满一包袱的银锭!可是……混在里边有两个血淋淋的物件,又是什么?怎么有点像是人的耳朵?!

俞能贵接着就大刺刺说起周祥千。原来他们一行往镇海那边交割了马匹,中午歇息吃饭时,有人说起镇街之上就有阿贵的冤家对头——汪记盐铺。俞能贵一听,眼神骤然放光,于是几人一直盘桓到夜里,忽然杀到镇街,劫了盐铺。汪姓铺主先是拒不交银,待听说来者就是鄞县大戮官军的“俞大将军”时,才立马变乖。贼娘的,俞能贵本来确想杀了铺主,最后只削了他的两只耳朵,准备送与宁波城里的汪大盐主。

周祥千的脸色早已僵住,听到此时不由勃然变色,大声吼道:“你、你、你等如此行为,与那匪盗何异!”整个厅堂忽然静下,各人一时张口结舌。瞪着眼睛愣怔了半晌,一口气终于没有憋回去,俞能贵突然一步上去,两手一把抡起包袱,将一包银锭“哗啦啦”一下,狠狠地掷于地上,烛光中映着俞能贵的眼光似火,他气息咻咻,厉声喝道:“匪盗怎样,我阿贵就是匪盗!你、你秀才先不允大家杀进城,再

是不允杀了那狗官县令,如今大家困守在此,就要我们一味等死不成!今日我就是做了匪盗,也赛过坐着等死!”这回轮到周祥千一下子愣在那里,瞠目结舌了。

张潮青慢慢蹲下身去,聚拾了银锭,周祥千和俞能贵,都看见他的双手颤抖不停。张潮青捧着银锭包袱,起身面对周祥千,也不说话,只是眼神炯炯,然后低头将包袱捧与秀才。周祥千一时心乱无措,迟疑了片刻,就接过了包袱。

张潮青旋又转身看定了俞能贵,低沉说道:“阿贵兄弟,给秀才赔罪。”随即又转身对周祥千深自揖拜道:“潮青替阿贵赔罪。”俞能贵初还硬着头颈,见此情形也连忙揖拜道:“阿贵告罪,秀才你不记我莽汉罪罢。”那包袱,终于还愣愣地被周祥千捧在手心,没有再被他挪下。他似乎神思恍惚地叹息了一声。既已心平气和,三人干脆坐下商议去从,最后还是认定一个走字,投奔太平军去。

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商议出走。可是周祥千本对投奔太平军心存疑虑,又把自己的生死全都想过,于是对于出走已经淡然:“现时要走,无非两条路,一是往东北海口,可是入海以后,何去何往,定要筹谋妥当;二来就是往西投奔太平军,只是这一路官府查验把守,艰难险阻,你二人若是有意寻此路径,定要小心谨慎,好自为之。”

张潮青有些愕然:“秀才你的意思……”周祥千说:“若是太平军半年之内攻进浙江,届时天下大乱,鄞县民变也就自然瓦解,到时候我也自可浪迹江湖、隐居山林去了。”

这日被世交名医陆某扯着,李志英来到天启林河的一处僻静处,陆兄指着河边的那条花船,告诉有人相邀在此密会。踩了跳板进得舱内,已有一人立于舱中,五十开外年纪,薄衫折扇,清癯矍铄,目光锐利,声音清晰明亮:“来者莫不是李志英?鄙人乃本县段光清。”李志英不由地大吃一惊!回头时,早已不见陆兄身影。名分所在,李志英遂揖拜道:“晚生叩见大人。”

段光清不坐,也并不让座,而是开门见山,“听说你才学甚好,原要考举,这本是学子正途,何至于要介入乡里暴民作乱?”

## 鄞变一八五二

徐 姓 民

